

Angels' Voice

Chinese Catholic Monthly Newsletter No. 278, Jul.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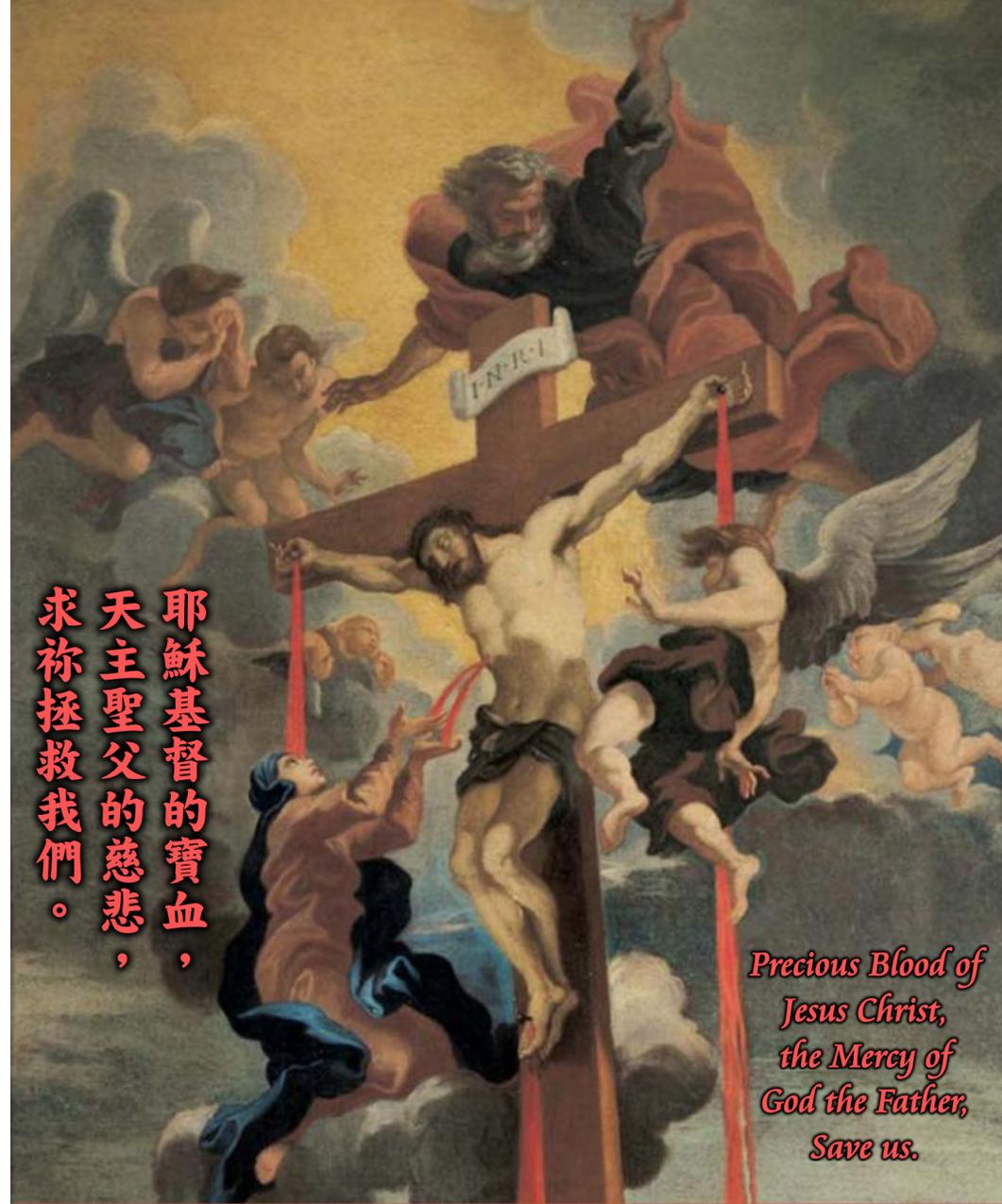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CITY OF INDUSTRY, CA
PERMIT NO. 4103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野聲

七月號



耶穌基督的寶血，
天主聖父的慈悲，
求祢拯救我們。

*Precious Blood of
Jesus Christ,
the Mercy of
God the Father,
Save us.*

278

July 2016



本期目錄

天主就在你身邊	李偉平神父	2
我們的故事	朱自成	7
呼求主名	孫小艾	10
耶穌——幽默與喜樂的典範	黃建國神父	15
海濤盡處——紀念公公邱耀輝	王慧敏	19
朝聖心靈之旅	李義	21
好書推薦——靈魂的渴望(3)	陶秀雲	25
My First Prayer	Robert Huang	29

您想認識天主嗎？

您剛搬來這地區，您想參加教會嗎？

請和我們聯絡。更歡迎來教堂看看。

聯絡人：朱康民執事 (626) 964-3629 x 129

江君揚弟兄 (909) 896-8749

彌撒時間：每週日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點：羅蘭崗聖依莉莎白天主堂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d., Rowland Hts., CA 91748

天主教羅蘭崗華人教友團體發行

指導司鐸：李偉平神父、張錦泉神父

輪值編輯：孫小艾

聯絡：陶秀雲

校對：蘇闊

封面設計：朱正暉、李芳宇

寄發：戴慕文、張彼得

印刷：陳建宇（異象印刷 Edinger Printing）

天主就在你身邊

李偉平神父

~~~~~

「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這是耶穌離世升天前對宗徒們的許諾，也是對我們的許諾。

這個許諾一直在我們許多人身上鮮活地應驗著。這種與主相遇的經驗，不僅滋潤了我們心靈，並成為我們信仰的根基。因為相信而經驗到，所以更加堅信；或因為經驗到而相信，所以深信不疑。

最近幾位受洗不久的弟兄姐妹應邀在主日彌撒中，分享了他們的信仰歷程與體會。我欣喜地聽著他們在平凡的生活與主相遇的故事，以及信仰帶給他們的福樂和主對他們的引導與助佑。許多教友也因他們的見證備受鼓舞。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天主的祝福，信仰的美好。我為他們深感高興，因為他們已生活在主內，並體驗到信仰的真諦。

同時，我也遇到一些遠離天主和教會的教友。他們不願或不再進堂參與彌撒，也不再祈禱。原因眾多。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懷著感恩的心去細察並感受天主的照顧與祝福。因為如果說他們不曾感受到天主的恩典，

並體驗到與主相遇的美妙經驗，是沒有道理的。往往是他們沒有留意，也沒有用心去感受天主在他們生命中的臨在，甚至他們根本不願意坐下來，去看天主對他們的深情大愛。碰到過許多不進堂的教友，他們會津津樂道地分享說他們以前是那麼地熱心，常去教堂，並在他們困難的歲月裡得到天主許多的祝福和教會友人的協助；但可悲的是，他們工作穩定、事業興旺、家庭平順之後，認為自己可以「掌控」生活時，會因生活的忙碌把天主拋諸腦後，忘卻天主的恩典。每當我勸說他們，希望他們騰出時間回歸教會，進堂祈禱時，他們依然會說工作生意太忙沒有時間。這使我常常想起聖經中「天國宴席的比喻」，（路14:15-24）被邀請的人因為忙而不願參加宴席。諷刺的是，天主賜我們的財富與平順恰成為我們「自以為是」而忘記天主恩典的絆腳石。

祈禱是對天主最好的感謝，是經驗天主的直接方式，是我們與天主之間的交談。越祈禱，你會越想祈禱，因為你會感受到祈禱的果實：喜樂與平安、智慧與力量。越不祈禱，越不想祈禱。因為魔鬼時刻在誘惑我們遠離天主，不要祈禱。所以，祈禱是一場戰鬥，是一種操練。初學者需要定時定志。若不祈禱，我們與天主之間的聯繫便會斷裂了，更談不上感受主的恩典。不祈禱的人，會把一切視

為理所當然，很難想到天主的愛。在忙碌了一天之後，在夜深人靜時，我喜歡獨自坐在聖堂裡祈禱，或者在聖堂後面一邊散步一邊祈禱，此時心中總會升起一股暖意，一份有主真好的輕鬆與平安。

當我們忽略祈禱時，會感到天主離我們很遠，會無明地心煩意亂，若有所失。因為沒有天主的心，不會得到長久的安寧。偶爾聽到一些教友無奈地說，覺得自己離天主很遠或天主離他很遠，感受不到天主對他的愛時，我既震撼又為他感到遺憾。明明知道自己與天主的關係疏遠，為什麼不好好祈禱，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呢？祈禱就像給天主打電話；打的多了，你與天主才會交心，才會感受到「你在主內，主在你內」的喜樂。

有這樣一個小故事：阿多克自小就受虔誠的父母的教導，每天都會向天主之母祈禱說：「喜樂吧！天主聖母。」他常如此祈禱。後來他長大成人，獨立生活，熱衷於掛慮生活瑣事，也就難得再做這種祈禱。最後，他完全放棄，不祈禱了。

有一天晚上，他接待了一位投宿的朝聖者。朝聖者說他是來自泰伯得（Thebaid）的獨隱修士。他曾看見過一個神視。在神視中，他被吩咐去阿多克家裡，責斥他，因為他放棄了向天主之母的祈禱。阿多克失望地說，原因是自

己做這樣的祈禱許多年，但沒有看到任何結果。獨修士對他說：「記住，瞎眼而忘恩負義的人，多少次這祈禱救了你，把你從各種災難中救了出來，而你卻沒有感覺到。請仔細回想一下，你年少時，怎樣奇妙地從溺水中被救出！難道你不記得，傳染病奪走了你許多朋友的性命，然而你卻平安無事？你還記得嗎，你和一位朋友駕車時，你們都被拋出馬車，他的腳折斷了，但你卻安然無恙？難道你不知道，你熟悉的一位青年，過去他很健康強壯，現在卻因病臥床不起，而你卻依然健壯，毫無痛苦？」他還提醒阿多克許多其它的事情。最後他說：「記住，因為那簡短的祈禱，藉著至聖天主之母的保護，以及藉著你每日舉心向上與主共融會晤，所有這些災難才沒有臨到你身上。現在請留心，繼續這樣祈禱吧，不要放棄讚美天上的母皇，免得她拋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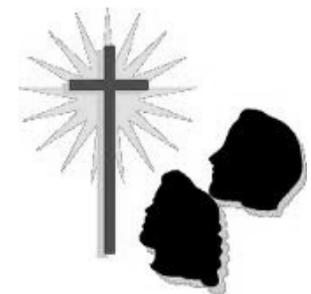
正如這個故事所言，天主一直陪伴著我們，保護我們免於各種災禍，只不過我們沒有去體察，沒有感恩，沒有把這一切歸於天主。

人的一生是天主施恩的一生。重要的是，我們要在自己的生命軌跡中看到天主的臨在和祂對我們的愛。許多時候，我們為生活操心忙碌而忘記了天主，忽視了祂對我們的愛。甚至有時會僥倖地說，我的運氣好、命好、家境好、

能幹、口才好或人緣好，而沒有想到這些都是天主的恩典與愛。

有人會傻傻地想：「你看我不祈禱，不也是照樣好好的嗎？那些外教人，不認識天主，也不祈禱，不也是過得很好嗎？」是的，即使我們不祈禱，不親近主，主也會時時在我們身邊守護我們，並希望我們回頭歸向祂，或認識祂。因為我們都是天主的兒女，在祂眼中都是寶貴的。主不會因為我們不愛祂而不愛我們。但我們必須明白，「天主施恩的時刻」是有限的；而我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天主「絕不看情面」。（宗 10:34; 羅 2:11; 迦 2:6）

「天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但是數也數不清。」人生的閱歷越來越讓我們看到天主就在我們身邊，片刻不離，有時只是我們沒有發覺，沒有以一顆敏銳的、感恩的心去體驗、感悟天主對我們時時處處無微不至的關愛罷了。當你靜下心神，反省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時，你會驚喜地看到，原來天主一直都在你身邊。



# 我們的故事

朱自成

信仰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有的人搞不清楚信仰是什麼，但已經像食衣住行一般習慣地與信仰一起生活；有的人理智地分析，很清楚信仰是什麼，但卻抵死不願「那麼早」陷入其中。

小時候每主日上教堂望彌撒，發現大人很習慣主日的作息，但卻迴避著討論信仰的問題。神父要求捐款，大家都能毫不遲疑地解囊，但是如果參加避靜討論或是要求大家做生活見證，那就有如上刀山一般的困難。

福傳是每一位教友的責任，但是每當舉辦福傳晚會時，準備食物或布置場地都不缺人，唯獨重頭戲「信仰生活見證」缺人。大家都迴避著與人討論自己信仰的這個話題，是覺得自己靈修不夠？還是覺得自己信仰不夠堅定？

有的人認為，要談論信仰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信經檢驗自己。每主日彌撒中念信經的時候，如果自己都能大聲跟著大夥念出，也能確信其中的事蹟，那麼在此你可以恭喜你，你的信德足夠堅強了。

其實更簡單地說，在人與神的交往過程中，神發出信息，人有所回應，這個回應就是信仰。神發出的信息，就

是天主的啟示，神視或默觀等都可以覺察到天主的啟示，而最明顯的啟示就是聖經。我們讀聖經，同意聖經中的觀點；我們領洗，每主日上教堂，都是對天主的回應。所以，我們不必妄自菲薄，我們可以大聲說，我們都有信仰。

很多人都很奇怪，我們為什麼要讀舊約？成為天主的子女，難道要先看猶太人的歷史嗎？我們或許應該這麼看，聖經不是史書，而是信仰的見證；舊約不是歷史，而是先民與神交往訂約的記錄。我們讀舊約，就是要了解神向人說了哪些話，也就是神向人做了哪些啟示，而猶太人所做的回應，就是他們的信仰。簡單地說，舊約就是猶太人他們的信仰的故事。

新約也不是歷史，而是初期教會的故事。新約是先民與耶穌基督交往的過程的記錄，是耶穌基督向我們啟示了天父，是初期基督徒如何回應天主的生活見證。新約就是初期基督徒的信仰的故事。

我們的故事是什麼呢？我們信仰生活的故事有什麼呢？有人將之寫成書，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主愛多繽紛」、「讚美的力量」等如此豐富滋養的聖書，對我們的靈修生活有著莫大的助益。

或許很多人認為，將信仰生活寫成文字，或者說給別人聽，那是神父的事情，而且好像只有神父才有資格寫書

或做生活見證。其實，信德是一種恩寵，我們能夠有信仰，我們能夠對神的召喚做出回應，這已經是一種福份，我們應該感恩，更應該慷慨地將我們的故事與大家分享。

很多人或許會猶疑，自己信仰的過程太戲劇化，別人會不會相信；或者自己領洗入教過程平淡無奇，會不會不夠吸引人。其實，信仰的基礎是天主的話和自己的回應，這些是千真萬確的，我們說出我們的故事，如果對方有恩寵，他就會信，他就會有回應。所以，我們只能負責說出我們的故事，對方能不能接受，那就是天主的事了。

說出我們的故事，也是一種回應，也是一種信仰。那些常常做見證的人，是否能夠影響他人，自己不曉得，但是自己清楚的是，愈做見證，自己的生活愈接近天主，信德愈發堅強了。

如果我們個性害羞，不必刻意去傳教，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與外教人士相處之際，我們也不必迴避信仰的問題，坦然承認自己是基督徒，說出我們的故事，將「辯論」或結果交在天主手中。

讓我們一起來寫我們的故事，信仰本身就是真實的，信仰本身就是感人的，文筆是否流暢，交給編輯，毫不足慮。讓我們彼此互勉。



## 呼求主名

孫小艾

~~~~~  
小時候看到鄰居中有信仰的媽媽們準時到教堂參與彌撒、勤領聖體，並常俯伏祈禱時，心中滿是疑惑與不解，課本中不是常說「人定勝天」、「天助自助者，人恆助之」？尤其當神父、修女教我們祈禱時，我更是有口無心地敷衍行事！

當我隻身來美讀書時，乾爹神父就幫我找尋當地的天主教教堂，鼓勵我務必「主日」參與彌撒聖祭，同時他也會為「我與天主間的親密關係」持續祈禱！這「祈禱」兩字聽在我的耳裡而言，只是笑笑，順口答應而已，不當回事。但是當我進入外國陌生的聖堂時，我感覺到主的臨在，心中滿受呵護，信仰告訴我，這是主的殿宇！曾幾何時，當我遇到困難時，第一個尋求幫助的對象竟然就是「我主、耶穌」！天主都會藉著各種方式應允，雖然不一定會如我所願，但是祂一定隨時在聆聽著我的祈禱。

前一陣子我喜歡躺在床上利用 iPad 看電視劇，沉浸在各種連續劇的故事裡，忽視了身體姿勢的不良，造成腰酸背痛，這是年輕時從不曾發生的。我知道看醫生要有好多花費，就學著網路上脊椎神經醫生的教導，自我運動伸

展拉筋鍛練，可也毫不見效，我還是得全靠著「強束腰帶」才能行動，每天早上唸玫瑰經時都會加上「求身體健康」的祈禱意向，也不見好轉，身心上的苦惱可見一斑，就這樣痛苦地過了將近一個月左右。

參加「逾越節三日慶典」聖週四晚上禮儀時，因腰痛使我在聖堂內坐立難安。隨著神父將「耶穌聖體」遷移至旁邊禮堂，和耶穌一起「醒寤祈禱」時，我忍不住對天主呼求，「主耶穌基督，我的腰背好痛，我知道是我自己不好，我應該自食惡果，可是如今我剛剛領受了祢的體血，祢就在我的身體裡，可否可憐我，幫幫我減低苦楚？」我不停地呼求天主聖名，誠摯地祈求耶穌寶血覆蓋，內心深處的吶喊、祈禱，如同小女兒般地撒嬌、信賴地祈求著慈愛天父的應允。坐在椅子上的我突然感覺全身放鬆，我的頭有感覺地逐漸低垂，雙手垂地，腰背也不感覺疼痛，我感謝地呼求「天主的憐憫」，不知過了多久，我站起來後覺得通身舒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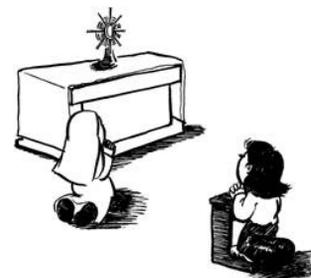
第二天聖週五晚上在教堂我和朋友分享我前晚的感受，朋友笑笑看著我說，「是嗎？」我對她說，「昨天的感覺真好，我今天還要再向天主求治癒！」真的，當我們



在舉行「朝拜十字聖架」禮儀時，天主再次應允了我的俯求，連在旁的朋友也對我「人坐在椅子上，頭幾乎可以觸地」的表現而稱奇。

期待著到了聖週六晚上，當所有人轉到旁邊禮堂慶祝「主復活」的時候，我一個人獨自跪在聖體龕前，再次對著耶穌呼喊，「親愛的耶穌，我剛剛參與了基督逾越奧蹟的禮儀，等待主復活的來臨。祢可憐的老女兒還在忍受著腰背痛楚之苦，雖然我是自作自受的，可是祢是慈愛的，祢為了我們人類，親上十字架為我們贖罪。可否也憐憫我，治癒我！」我不斷地呼求，並回想著聖經中描述過耶穌治病的事件。我再次感覺到我那跪著的僵硬身軀逐漸鬆軟，慢慢地俯伏在地，雙手平伸，就好像有人在幫著將我的身體拉直，也不知過了多久，我爬了起來，全身輕柔。我終於將那束縛的沉重腰帶打包帶回家擱置起來。

事後，有的朋友說是瑜珈幫了我，有的朋友說是時間久了身體的自然修復，我則認為是因為我呼求了天主，祂憐憫我，俯聽了我。願歸光榮於天主。



耶穌寶血 The Precious Blo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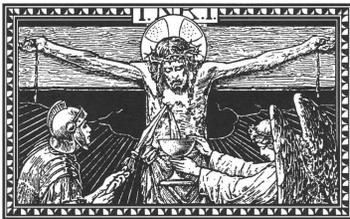
宗徒時代，【耶穌寶血】四字，常用做【救贖】的意義；提倡耶穌寶血敬禮的功臣是聖加斯伯。公元十九世紀，教廷特准聖加斯伯的修會舉行耶穌寶血瞻禮。一八四九年，教宗庇護九世頒詔，准許教會普遍慶祝耶穌寶血瞻禮。關於耶穌寶血的日期，也有過一段變遷；最初，該瞻禮係在七月的第一個主日舉行；教宗庇護十世改為七月一日。

耶穌寶血瞻禮的主要意義，係慶祝聖教會的誕生；當耶穌身懸苦架，肋部被長矛刺透，血和水汨汨流出，正標誌著聖教會的誕生。誠如聖師金口若望所云：『聖教會，由吾主耶穌的肋部而來，就如厄娃由亞當的肋部而來。』

——摘自天主教郭德剛福傳中心

教宗說，天父愛世人無可否認的證據是耶穌基督所傾流的聖血。藉著耶穌救贖人類的犧牲所流的聖血，整個世界得到了希望與和平的保障。但願耶穌的寶血成了激發人類締造和平的力量，即使和平的希望極為渺茫，也無妨。

<http://www.radiovaticana.va/proxy/cinesebig5/notiziario/notiz01-07/not07-03.html>



我們向上主祈求力量，祂却給我們困難；

當我們克服了困難就擁有了力量。

我們向上主祈求智慧，祂却給我們問題；

當我們解決了問題就擁有了智慧。

我們向上主祈求希望，祂却允許黑暗臨到；

當我們走出了黑暗就擁有了希望。

我們向上主祈求成功，祂却給我們挫折；

當我們走過了挫折就擁有了成功。

我們向上主祈求幸福，祂考驗我們是否懂得包容；

當我們學會了感恩就擁有了幸福。

我們向上主祈求財富，祂讓我們發現別人的需求；

當我們滿足了需求就擁有了財富。

我們向上主祈求平安，祂讓我們學會珍惜；

當我們開始滿足珍惜就擁有了平安。

所以我們不要抱怨上主沒有回應我們的祈求，

上主是用我們沒有想到的方式在愛著我們，提升著我們，

我們要時時感恩！



——摘自網路

耶穌——幽默與喜樂的典範

黃建國神父

最近我看過一些耶穌歡笑的畫像，起初很不習慣，因為當我想到耶穌時，腦海中總是浮現出嚴肅的面孔。我在世界上已走過了大半個世紀，從來沒想到耶穌會笑的。近來我發現耶穌是一個很幽默、很會笑、很風趣的人。他是一個非常富有吸引力、善解人意及樂觀的人，跟他在一起絕少不了歡笑。



有一次，我聽神父講道，他說：「請大家用一兩分鐘時間想一想，你們在祈禱或默想時，如果想到耶穌，他會以怎樣的樣貌浮現在你們的腦海中？他是否在兒童中露出一副微笑的面孔？或是被士兵鞭打痛楚的面孔？或搖頭輕嘆時痛苦的面孔？或者坐在寶座上一個判官的面孔？」

在聖經舊約中「笑」這個字首次出現在創世紀第 17 章 17 節。天主告訴年高過百的亞巴郎，他高齡的妻子撒辣將懷孕生子，亞巴郎遂笑起來，心裡想：「百歲的人還能生子嗎？撒辣已 90 歲還能生子？」，其實撒辣也笑起來了，對天主的話感到不可思議，簡直是在跟他們開玩笑。奇怪的是天主要亞巴郎給他的兒子起名為「依撒格」，希

伯來語是「天主笑」之意。很多舊約的章節指出人們並非期待一個嚴肅的默西亞。他們認為當默西亞到來之時，他不僅帶來和平、治療及救恩，也帶來喜樂。

當耶穌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刻，他要把平安與喜樂帶給人群。天使對匝加利亞說：「你必要喜樂歡躍，許多人也因他的誕生而喜樂。」（路 1：14）當加俾額爾向聖母預報救主誕生時，他第一句話就是：「喜樂吧！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同在。」當聖母懷孕前往探望懷孕的表姐依撒伯爾時，還在母胎的耶穌已把喜樂帶給還未出世的若翰：「看！你請安的聲音一入我耳，胎兒就在我腹中歡喜踴躍。」（路 1：44）

耶穌第一個奇蹟是在喜慶的環境下行的：加納婚宴。祂把喜樂的精神傳給門徒，教他們縱使在逆境中、困苦時刻、艱難境遇時也要懂得保持喜樂的心。「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喜樂的）。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瑪五：11-12）

若翰的門徒問耶穌說：「為什麼我們和法利塞人多次守齋，而你的門徒卻不守齋呢？」耶穌回答說：「伴郎豈能當新郎與他們在一起時悲哀？」（瑪九：14-15）人怎能在喜樂的天主面前悲哀？

耶穌不斷在祂的比喻中談論喜樂、歡騰、雀躍、慶典。「你們認為如何？如果一個人有一百隻羊，其中一隻迷失了路，他豈不把那九十九隻留在山上，而去尋找那隻迷失了路的嗎？如果他幸運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了這一隻，比為那九十九隻沒有迷路的更覺喜樂。」（瑪十八：12-14）在浪子回頭的比喻中所強調的是慶典與喜樂：「我們應該吃喝歡宴，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了；他們就歡宴起來……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為你這個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應當歡宴喜樂！」（路十五：23-24，31-32）

「我來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 10：10）這些話也不可能出自一張憂愁悲觀的口。耶穌把這富有感染力的喜樂精神傳給門徒及一切他所接觸的人。那七十二人歡喜地歸來說：「主！因著你的名號，連惡魔都屈服於我們。」耶穌回答說：「不要因為魔鬼屈服於你們的這件事喜歡，你們應當喜歡的，乃是因為你們的名字，已經登記在天上了。」（路 10：17，20）當耶穌騎在一匹驢駒上進入耶路撒冷時，「眾門徒為了所見過的一切奇能，都歡欣地大聲頌揚天主說：『因上主之名而來的君王，應受讚頌！和平在天上，光榮於高

天』。」（路十九：37）

不是每個人都有辨別幽默的智慧，什麼時候幽默能夠治療，什麼時候幽默是有害的。既然不是所有的食物對人的身體都有益處，所以不是所有的幽默對人的心靈都有好處。但我相信耶穌的幽默是一種健康的及有治療功能的幽默，且能振奮那些頹喪、氣餒的心，卻又能挫挫那傲慢心的銳氣。

耶穌與法利塞人的過招，依我個人的意見並非惡意的諷刺，而是一種幽默的卡通語氣。例如，「你們應當心，不要在人前行你們的仁義，為叫人看見…，所以，當你施捨時，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如同假善人在會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樣，為受人們的稱讚。」（瑪六：1-2）「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人假善人！因為你們走遍了海洋和陸地，為使一個人成為皈依者；幾時他成了，你們反而使他成為一個比你們加倍壞的『地獄之子』。」（瑪廿三：15）「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要在你們以先進入天國。」（瑪廿一：31）我認為跟隨耶穌的群眾聽見祂機智的話都笑得非常開懷。難怪那些有權勢的人想圖謀殺害祂，因為他們的傲慢撐不住歡笑銳挫。

幽默與歡笑表示他對生命的樂觀與充滿希望，他在痛

苦、逆境與失敗中一樣有歡笑，因為他的幽默與歡笑是淵源於，及紮根於，對天主的全心信賴。

—摘自鮑思高家庭通訊第 178 期



海濤盡處——紀念公公邱耀輝

王慧敏

~~~~~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中旬，住在高雄的公公跌了一跤，進了長庚醫院。外子每天以視頻與公公和照顧他的小姑通話，情況似乎穩定。然而聖誕節前兩天，公公忽然開始昏睡，當時兒子與媳婦正在北卡家中過節，兒子在做實習醫生，工作忙碌，兩年來第一次有機會回家，但是公公的情況不好，我們只得取消原來一月份的返台行程，另購機票趕回去，留下孩子們自行過完預定的假期。

我在旅途中不斷祈禱老人家能有轉機，九十多歲的公公，身體一向健朗，每年我們回去看他，都見他在家門口巷道內騎自行車做運動。飛機抵台時已近午夜，趕到醫院，看見公公躺在病床上，口鼻中插著管子，昏迷不醒，不勝

感慨，但也有一絲安慰，畢竟還能夠再見到他。

第二天，小姑提及公公雖然去基督教堂參加禮拜，但她不確定公公是否受過洗。我使用帶回來的露德聖水，「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在他額上劃了十字聖號，為他付了天主教的洗禮。當夜我們回家休息，凌晨一點多時，小姑來電話告知公公病危，奔向醫院的途中，我開始迫切為公公唸玫瑰經及慈悲串經，周而復始，未曾間歇，一直到他老人家清晨六點多安詳離去。那時候，我特別感念這些經文安定人心的力量，以及對臨終者的助益。玫瑰經有聖母媽媽的代禱，慈悲串經能得著主耶穌的助佑，若是只用自己的話來禱告，那有可能持續五小時不斷呢？

公公去世前，我們在美國的兒女分別來電話向爺爺道別，對爺爺說：「我愛你。」住在屏東的妹夫及外甥也及時趕到送終，外甥把握最後機會，謝謝公公多年的照顧，我們也都表達了對他的愛。我在公公耳邊告訴他，要注視著耶穌，安心跟耶穌走，不要害怕。公公眼角流下一行淚水，平靜地去了。

公公做過多年船長，在沒有電腦導航的年代，航海需要觀察星象，並靠經驗與智慧，每次他向我們展示當年用的望遠鏡時，都帶有稍稍的得意。他對海有很深的情感，曾多次提及要海葬，我們尊重他的意願，遺體火化後，將

骨灰分裝入紅色小布袋內，一月九日早晨，在基督教堂內舉行告別式後，由牧師陪同家人親友上船，駛至公海，祈禱後，由家屬洒玫瑰花，再將骨灰袋投入海中，一個個紅色的布包，很快被起伏的浪花淹沒，燦爛的陽光，在波濤蕩漾的水面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輝，似乎正為公公「耀輝」送別。

海葬結束後，船駛回港灣。說再見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生死訣別。令我略感安慰的是，公公臨終前受了天主教的洗禮，家人們都向他傳遞了心聲，並有玫瑰經與慈悲串經陪伴他，幫助他抵禦魔鬼在最後時刻對靈魂的攻擊。公公一生為人正直，樂於助人，受人尊敬，二〇〇七年婆婆去世後，他成為家中僅存的長者，如今在世上，我們不再有父母可以牽掛.....。遙向漫無邊際的海濤盡處，我的追思將繼續在祈禱中上升天庭。



## 朝聖心靈之旅

李義

出門旅遊是一件愜意又有點奢侈的事情，看好山好水，嘗遍各地美食，不必擔心廚房事及公事等雜務，心情

當然大好。為什麼又有點奢侈呢？因為出去玩，不但要有錢有閒，還要有點體力，三者缺一不可。

到達景點是旅遊的目的之一，其間的籌備、出發、途中奇遇等也是旅遊中非常享受的地方。在最早開始準備報名參團時，心中的興奮，對未知旅程的期待，就已經開始享受旅程了。回來後看看照片、把玩各地買回來的紀念品，甚至二、三十年後仍然回味無窮。有人享受結果，有人享受過程，有人享受回憶。

旅遊景點，在今日網路發達的時代，各種圖片影像應有盡有，但現場親臨和觀賞影片，感受當然有所不同；同時，你和哪些人一起同遊，旅遊當時的心情如何，當天的天氣是大晴天或陰雨等都會影響出遊的感受。

朝聖和旅遊不同，朝聖包括了旅遊的樂趣，又同時具有宗教上尋求靈性意義的過程，通常是到聖地或是對信仰上有重大意義的地方。天主教沒有硬性規定教友一定要朝聖，但是朝聖可以獲得祝福。

最簡單的朝聖，就是去從來沒有去過的教堂。教堂是主耶穌基督的聖殿，去教堂就是去探望天主，同時為了紀念某位聖人，每座教堂都有一個名字，所以到不同的教堂就是朝聖，朝拜主耶穌，追念某位聖人，教友都可以得到祝福。

歐洲是天主教發源的大本營，不論是觀光或是朝聖，教堂都是重點，到歐洲如果不看教堂，那就沒有什麼好看的了。我曾經碰過一個有點「二」的導遊，為了趕時間，他想省略一座教堂，就說了這麼一句：「教堂都是一樣的，沒什麼好看的。」即便是觀光團，這句話也不太得體，對朝聖團而言，這就更顯得嚴重失職了。

天主教教友最渴望去的聖地，首選就是耶路撒冷，耶穌最後晚餐的地方在錫安山，緊靠達味墓；哥耳哥塔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當時是在加爾瓦略山，如今據考古顯示，這個地方在距耶路撒冷舊城城牆不遠處，現在被聖墓教堂占用；耶路撒冷老城街頭也常有朝聖者重走耶穌十四處苦路。

另一個著名的朝聖地就是羅馬和梵蒂岡，聖伯多祿就葬在梵蒂岡，後來君士坦丁大帝在伯多祿的墓地興建了聖伯多祿大教堂，1870年以來天主教重要的宗教儀式都在這裡舉行。天主教歷史上最大的朝聖活動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2005年四月二日去世後，四百萬全球各地的教友，連同三百萬羅馬居民瞻仰教宗遺容。

聖母瑪利亞顯現的地點也是熱門的朝聖地，法國露德最為人熟悉，葡萄牙法蒂瑪也為人熟知，還有就是波希米亞的默主哥耶，而美國人熟悉的、也是墨西哥人最引以為

傲的就是墨西哥的瓜達盧佩。

華人地區大家熟悉的有台灣宜蘭礁溪五峰旗聖母朝聖地，現在那裡也蓋了一座教堂，本堂不少教友最近才去朝聖過；此外還有上海佘山進教之祐聖母大殿、河北保定東閭中華聖母堂、山東臨沂市沂水王庄聖母山和牛心聖母山。

此外，聖人及殉道者相關的地點也成為朝聖的熱門地點，例如亞西西的聖方濟各(San Francesco d' Assisi)，他是聖方濟各會的創始人，現任教宗的聖號方濟各就是為了紀念這位聖人，美國舊金山(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守護聖人。

雄踞在義大利一個小鎮西面山崖上的聖方濟各大殿，是亞西西的標誌性建築，聖方濟各死後葬於此處。即便是非教徒也驚艷於教堂的美麗，而紛紛在網路上留言，「即便是遊客和信徒充斥其間，教堂依然非常安靜並且發人深省。」、「我們去過許多聖堂，但都無法和聖方濟各聖殿相提並論。」

天主教的教堂和聖地很多，無法一一列舉，如果有錢有閒有體力，不妨選擇一個有興趣的朝聖團參加；如果條件不允許，南加各地教堂也很多，朝聖兼散心，一日遊省錢省事，心靈也可得到慰藉。

## 好書推薦——靈魂的渴望(3)

陶秀雲

~~~~~

生活中的挑戰常在意料之外，讓人難以招架。主耶穌藉著言語，也藉著他親身的經歷：痛苦、死亡、復活、升天——逾越奧蹟向我們指出生命之道。耶穌還許諾了聖神，來保護、滋養、更新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快樂、平安在於經歷和耶穌一樣的「逾越奧蹟」，接受所賜予的聖神，這是基督徒靈修的中心。

耶穌說，「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 12:24) 這話的意思是，為了活出更豐富的生命，我們必須有所捨棄改變。「逾越奧蹟」是一連串改變的過程。哀悼已經逝去的人或事，等候時機成熟，放手，讓事件昇華，好能重新領受賜予我們的聖神。

經歷重大傷痛經驗的人，有的仍能成為快樂的人，有的卻成了最不快樂的人。任何治療、或憑意志力常不能讓事情回復原來的狀態；和耶穌一樣，人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作者羅海瑟神父認為，差別在於有無升天和領受聖神，而不在於創傷的大小和後續治療品質。操練「逾越奧蹟」的過程，導引我們降低靈魂的創傷，讓過去成為祝福，「讓

痛苦從心中升起，眼淚使人得見天國近在眼前。」

接受生命的真象，好像交響曲都停留在未完成的狀態，我們就不至於那麼挫折。在此塵世沒有完滿的喜悅，我們總是有挫折，時而孤單。別要求我們的生命、家庭、工作…給我們那些他們無法提供的東西。基督徒如何在這些挫折中生活？盧雲神父曾提到，生命只是一小段希望的旅程，穿插著悲傷和喜悅。成功時還怕別人妒忌，友誼中有距離…。藉著這些體驗，在這暫居的旅程中，與自己的不完美共處，朝向上主對未來的許諾。

有一次耶穌被試探：假若一名婦人結婚多次，所有丈夫都先她而去，復活後，她將是誰的妻子呢？耶穌回答，在復活後，人們不娶也不嫁。若我們懂成在天堂所有人都獨身，心中多少有些失落吧！作者詮釋耶穌的語意是，在天堂，我們的愛能擁抱所有人。我們對愛有深切的渴望，我們受造是為了擁抱整個宇宙和萬有，最終在基督內形成一個完美的身體。

維持靈修生活。祈禱是與上主一起思考、生活，祈禱使人從自我中心變成以主為中心。信仰需要兼顧知識和心靈二者的皈依，以理智引導心靈，進入敬主愛人的關係。健康的靈修生活是一個漫長的旅程，起初艱難，但越走越開闊。喜歡安逸的生活是靈修的障礙，努力克服疲勞、懶

惰、痛苦，讓自己成為親切、快樂、自我犧牲、有生產力的基督徒。

什麼樣的靈修操練有益？每天規律而固定時間的個人祈禱。不祈禱難免變得沮喪、自我膨脹、或在二者間搖擺。參加團體敬拜、在家庭內外的自我犧牲、和受苦的人具體來往、融入教會團體、願意為愛受傷。

信仰是生活、是行動，不只是以特定的時間祈禱，還必須在生活中「忍耐包容，與壓力共存」以實踐信仰。如同在十字架下的聖母，在生活中承載著許多無力解決的困難壓力，勇敢地背負起來。「高貴的特質歸諸於那些不以己身舒適、需要、痛苦為緊要的人，他們願意為高遠的理想，長期承載巨大壓力，而不屈從於簡單了事的誘惑中。」

(完)



文字福傳

《野聲》是聯繫感情、激勵信仰的工具，也是介紹團體，報告新知，分享見證的園地。本刊竭誠歡迎同道投稿，並廣為傳閱。我們除將各期《野聲》上傳本教會新設網址欄目，我們也很樂意將《野聲》當成一份禮物，寄達各位的手中。敬請同意編輯得作必要的修改，並統一採繁體字。

來稿請註明：For Chinese Angels' Voice

野聲捐款謝啟

Andrew Law	一百元
Catherina Ku 紀念先父母	一百元
繆劉桂卿	六十元
鄭媽媽	三十元



【野聲】捐款支票抬頭請寫：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r CCC)
請註明「野聲捐款」
信封請寫：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f SEAS
Attn: Deacon Peter Chu
郵寄地址：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電郵地址：angelsvoiceaccount@gmail.com
教會網址：www.catholicchinese.org

My First Prayer

By Robert Tzung-wen Huang

I didn't become a Catholic Christian until I was 33 years old, but I said my first prayer to God when I was a young child of only 7 years of age. I distinctly remember that prayer, because I was in a situation of extreme terror that I will rememb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My family lived in a very poor, small town in Taiwan during World War II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uddenl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one night, my father shook me awake. He told me that I had to run to one of my uncl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ask him to come and help cure my grandmother, who lived with us and had suddenly fallen ill. No licensed physicians were left in the town; all qualified doctors had been conscripted into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for overseas military service. This uncle was an acknowledged medicine man in that area and was the only person whom we could ask to help my grandmother in the time of night. Even though I was young, I was still the eldest among my three brothers and one sister. I had no choice but to venture out in the pitch dark. Without consideration, I rushed out of the door without a warm coat. It was approximately five miles to my uncle's place. Like a marathon runner, I sprinted down a hill and across a long suspension bridge. I didn't see a single soul along the way, which made me feel quite lonely. It was a late fall night with clouds and dim moonlight, chilly with monsoon. I had to keep running in order to keep myself from freezing. I started to think about the long journey still ahead of me and started to feel discouraged that no one would be there to assist me at a crucial time like that. But then I remembered that I knew there was a God somewhere up there in heaven, watching steadily over me. At this thought, I prayed to God for safety and solace while kneeling on the ground and trembling. After

doing so, I felt a peculiar sort of warmth taking over my body that galvanized me to keep running.

After I had run about two-thirds of the journey, I had to go off the main road onto a narrow and muddy path. Along the path was a rice field with water, irrigation ditches and ponds. Poisonous tropical snakes were always hiding on the wet and weedy path. I stopped there and hesitated, because I knew that I could not make it without a light to see and a stick to scare away the snakes. I needed help. Even though I knew God was at my side, it would be irrational to just charge ahead in such conditions. Right at the junction between the main road and the field path, there was a family with whom I was well acquainted. I went forward and pounded at the door, calling the family's name. An elderly lady in the house opened the door and recognized me. Understanding my crisis, the lady asked me to rest at her house. She then sent her 17-year-old son with a bamboo stick and a lit hay torch to go on to find my uncle.

My grandma survived the illness; however, my father had started getting criticized by many of our relatives for dispatching a little boy at midnight for such a hard and dangerous mission. My father's explanation was that I had mistakenly run to the wrong uncle and that I was actually told to go to one that lived close by. Some people believed him and some people did not. Nevertheless, they all knew that the uncle I was running to was a good medicine man, and they commended me for doing the right thing.

Since then, something has frequently puzzled my mind. I wondered from where I got my courage and inspiration that fateful night. I would not dare to do it now. But then, I would always recall that I had fervently prayed to God to aid me in my mission, as I stumbled about fearfull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ince then, I always pray to God when I need His help, and He continues to help me to this day.